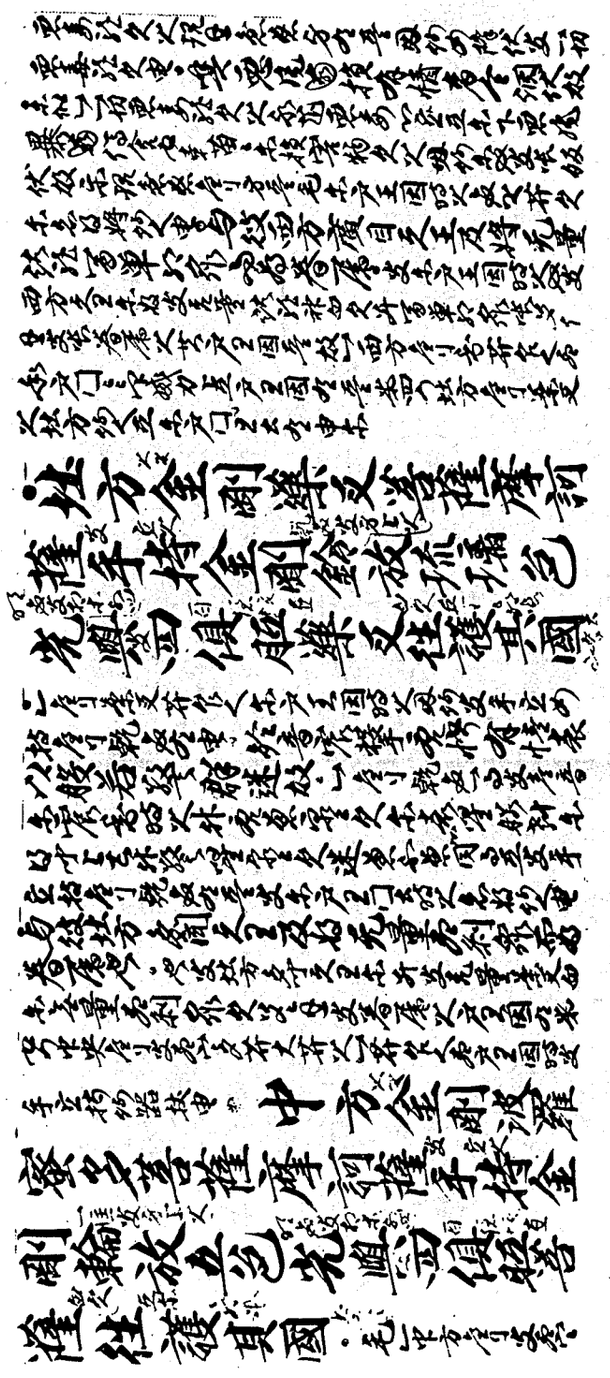


228 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

契 丹 字

刘凤翥　于宝林

契丹字是记录契丹民族语言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一般认为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

契丹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源出东胡。它的发展线索是东胡——→鲜卑——→契丹。

据文献记载，早在公元 4 世纪契丹族的先民就生活在中国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在唐代，先后依附唐朝、突厥和回纥，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10 世纪初，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王朝。这期间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契丹人信奉多种宗教，主要是萨满教和由汉族传入的佛教与道教。辽朝建立后，儒家思想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辽代编辑并雕版印刷的佛经总集《大藏经》（即契丹藏）和续刻的房山石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契丹人在其建国前本无文字，刻木为信。需用文字时，则借用汉文。契丹立国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需要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耶律阿保机的倡导和支持下，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以及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于辽神册五年（920 年）创制了契丹大字。

契丹大字是参照汉字制成的，沿用了汉字的横平、竖直、拐直弯的书写特点，并借用了一些笔画简单的汉字字形，如“仁”、“来”、“田”等。这种借用的汉字字形只有少数保留了汉字的音和意，例如“皇帝”、“太后”等。多半音意已不同。绝大多数的契丹大字是自行创造的新字，字形与汉字不同。

契丹大字的创制者认识到汉字笔画繁复、字数多带来的难写难认的弊病，因而在创制契丹大字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笔画和字数，造了 3000 余字来表达契丹语。每个字的笔画都很简单，绝大多数都在 10 画以下。现有传世资料中笔画多达 15 画的只有一个出现过一次的非常用字。但是，契丹大字不太适合契丹语多音节词较多和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特点。后来，耶律阿保机之弟耶律迭剌又创制了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是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的字形制成的拼音文字。现代学者称其最小读写单位为原字。据现有资料统计，原字约有 300 多个，原字的笔画都比较简单，多数在 6 画左右。

契丹小字的原字都是表音符号，只有当它们拼成词之后才表示意义。每个词根据音节的多寡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组成。词尾和各种附加成分都与词根粘着在一起。拼音方法受汉字反切的影响。

由一个原字构成的契丹小字叫单体字，由两个以上原字构成的叫合成字。合成字的原字排列顺序，一般为先左后右，二二下推，若由三个、五个、七个原字拼成，末一原字居于下边中间。具体形式是: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③ 、 ③④、 ⑤ 、 ⑤⑥、 ⑤⑥、 ⑦ 。

两种契丹字创制后，一直与汉字同时流行于契丹人居住区域。金灭辽后，两种契丹字又与汉字和女真字并行于金朝境内。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金朝才明令废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仅通行于西辽地区。蒙古灭西辽后，两种契丹字渐绝于世。至明代，由于契丹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契丹字无人使用，终于成了死文字。此后，用契丹字写的书逐渐泯灭。除宋人王易《燕北录》中描摹的符牌上的五个契丹字外，传世的契丹字资料大多是本世纪出土或发现的，其中金石材料为绝大多数。

传世契丹大字资料有《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碑阴铭文（多已漫漶不清）、《故太师铭石记》、《萧孝忠墓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辽太祖陵纪功碑》残石、《应历碑》，《耶律习涅墓志》和一些印章、符牌、银币、铜币及铜镜边款铭文等。

传世契丹小字资料有《兴宗皇帝哀册》、《仁懿皇后哀册》、《道宗皇帝哀册》并盖、《宣懿皇后哀册》并盖、《萧令公墓志》、《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耶律仁先墓志》、《郎君行记》、《萧仲恭墓志》以及铜镜、鱼符、玉盏、铜钱铭文和一些墨书题字等。

传世契丹字资料除玉盏等个别资料流往国外以外，几乎全部妥善地保存在我国辽宁、内蒙、河北和陕西的有关单位中，其中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最为丰富。

解读契丹字对于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史和北方民族语言有重要意义。因为女真字是参考两种契丹字和汉文制成的，所以契丹字的解读也能促进女真字的深入研究。契丹字中有许多汉语借词，而契丹小字又是拼音文字，记录语音较准确，契丹小字的解读对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契丹小字资料出土早，资料较多，又是拼音文字，契丹小字解读起来较大字为易。因此，学者们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契丹小字的研究上。

契丹小字从 1922 年出土《兴宗皇帝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到 1933 年开始有研究性的文章发表。从那时迄今半个多世纪的契丹小字研究史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 1933 至 1935 年期间，研究中心在中国。主要研究者有罗福成，王静如和厉鼎煌等。他们用汉字哀册与契丹字哀册对比，用各种契丹字哀册互相对比、并以哀册与其它契丹小字资料对比，释出了契丹小字中的一些年号、干支、年、月、日、数字以及意为“皇帝”、“皇后”、“哀册文”之类的单词约 70 个。这时期的代表作是奉天图书馆于 1934 年刊行的《辽陵石刻集录》。但当时对拟音注意不够。

第二个时期是 1951 至 1956 年期间，研究中心在日本。主要研究者有山路广明、村山七郎、爱宕松男、长田夏树、田村实造等。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着重于契丹小字的拟音。所拟原字的音值，后经验证，拟对或接近对的有 30 多个。这个时期，关于契丹小字有不同的学说，如原字源于汉字说，原字源于突厥字母说，原字可以再分割说，用统计原字出现频率构拟原字音值说等。其共同点是把中世纪蒙古语与契丹语联系起来，从中寻找拟音的途径。这时期的代表作是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合著的《庆陵》（座右宝刊行会，1953 年）。

第三个时期是 1975 年迄今的十多年间，研究中心在中国。主要研究者有清格尔泰、刘

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巴图、黄振华、苏赫、沈汇、王弘力等。这个时期研究的特点是以解读有汉文对译的《郎君行记》中的人名、地名、官名入手，从而找到了利用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进行拟音的突破口。以此为基础，新释出单词 300 多个，新构拟原字音值 100 多个，并分析了 20 多条语法成分。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为清格尔泰等人著的《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契丹大字解读起来较为困难，中外学者先后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有阎万章，丰田五郎、刘凤翥、长田夏树等。他们主要是用契丹大字与汉字和女真字对比的方法，释出一些年号以及一些零星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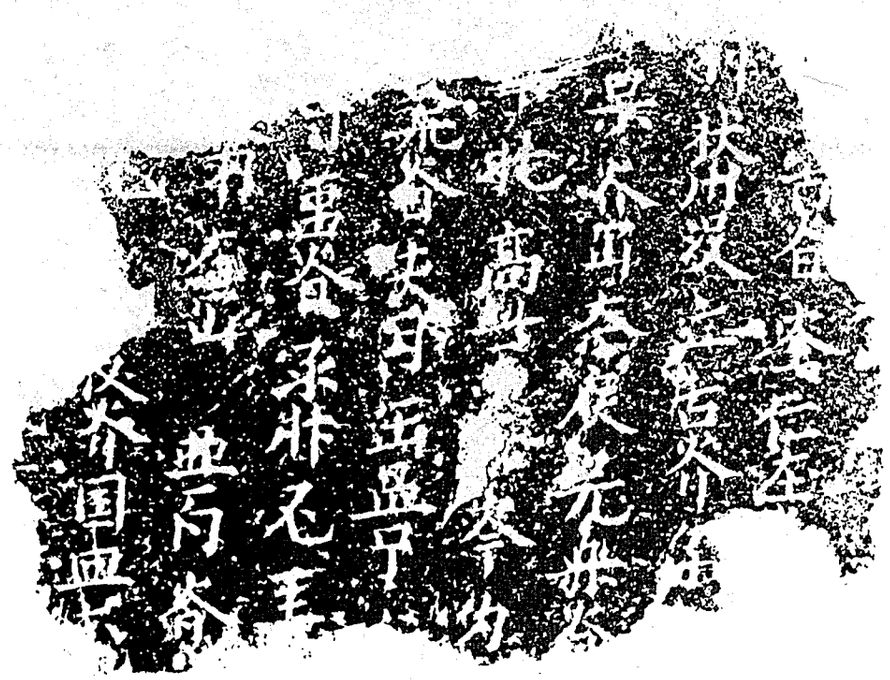
两种契丹文字的解读虽然都取得或多或少的成绩，但距离契丹字的彻底解读还相当遥远。





229　辽太祖墓碑（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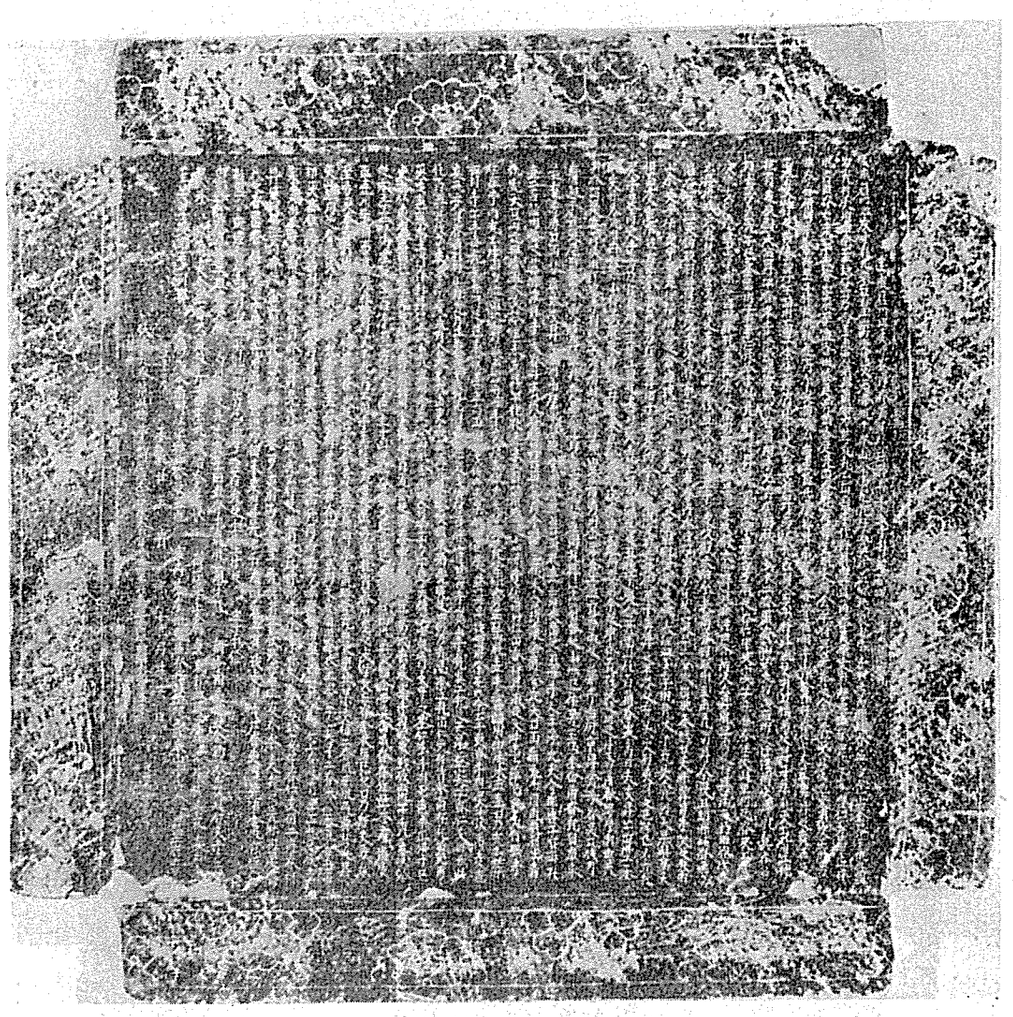
230　辽上京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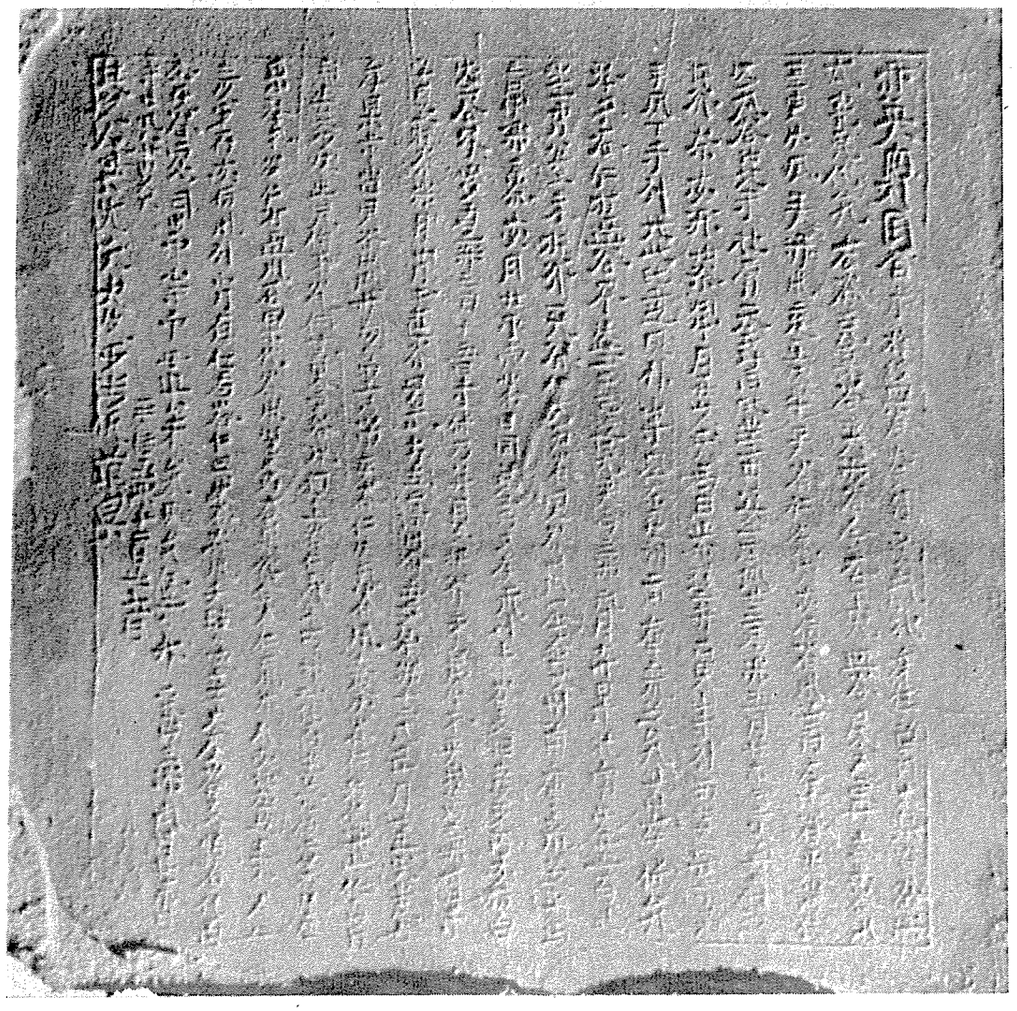
231　耶律延宁墓志（志石上右部刻契丹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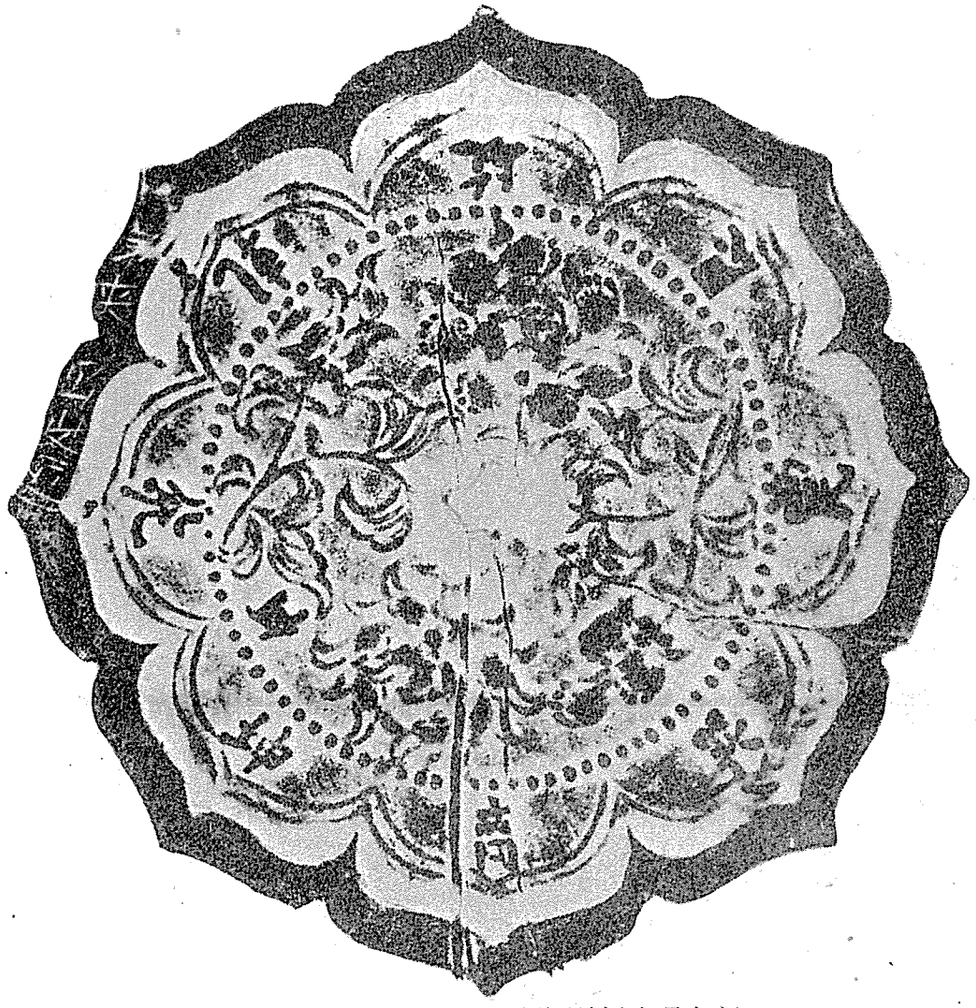
232　北大王墓志



233　故太师铭石记



234　萧孝忠墓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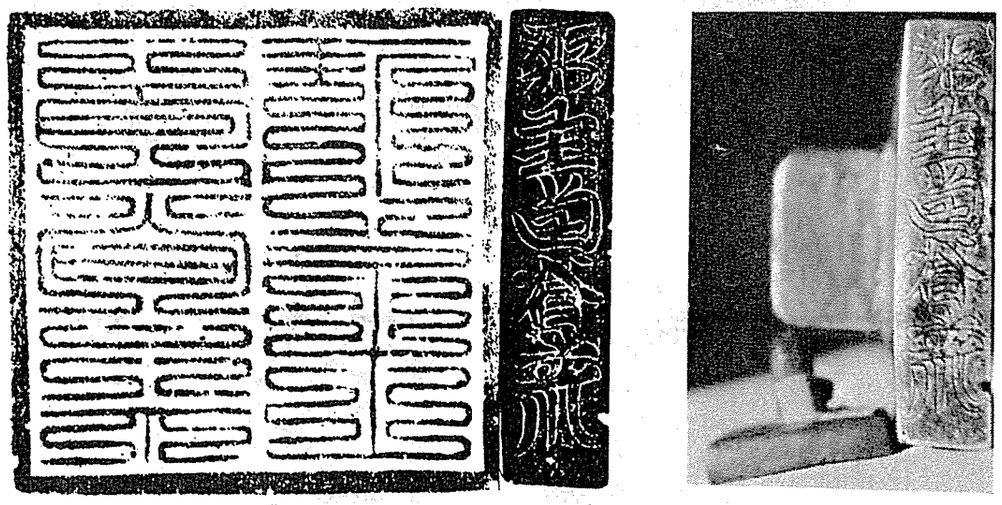
235　白塔子出土铜镜（镜缘所刻为契丹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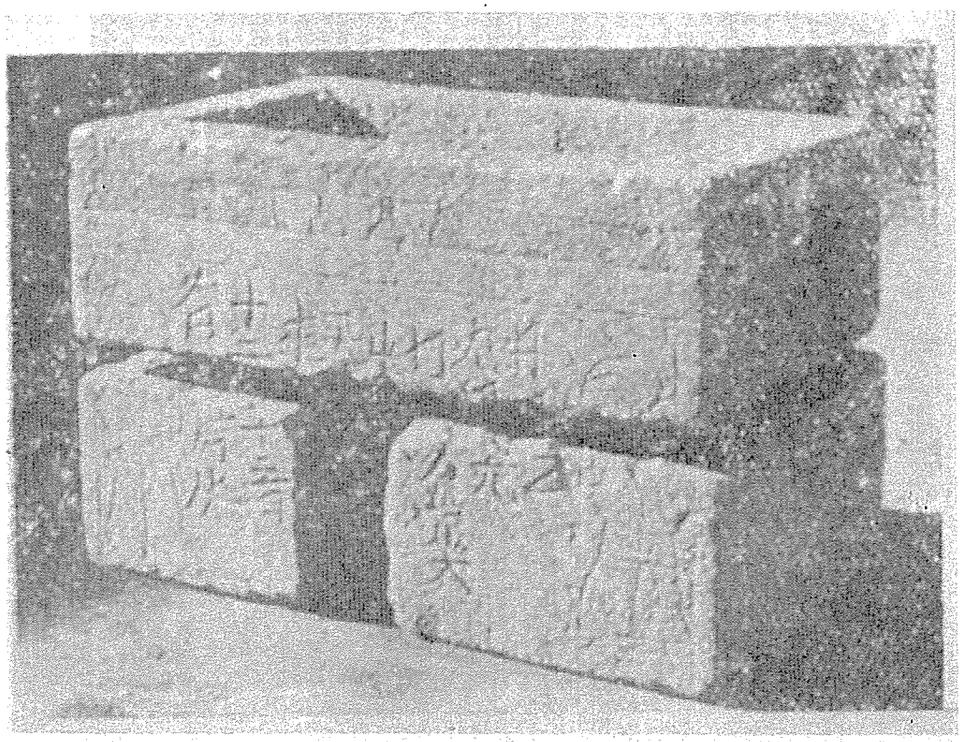
236　铜牌三种



237　辽上京出土银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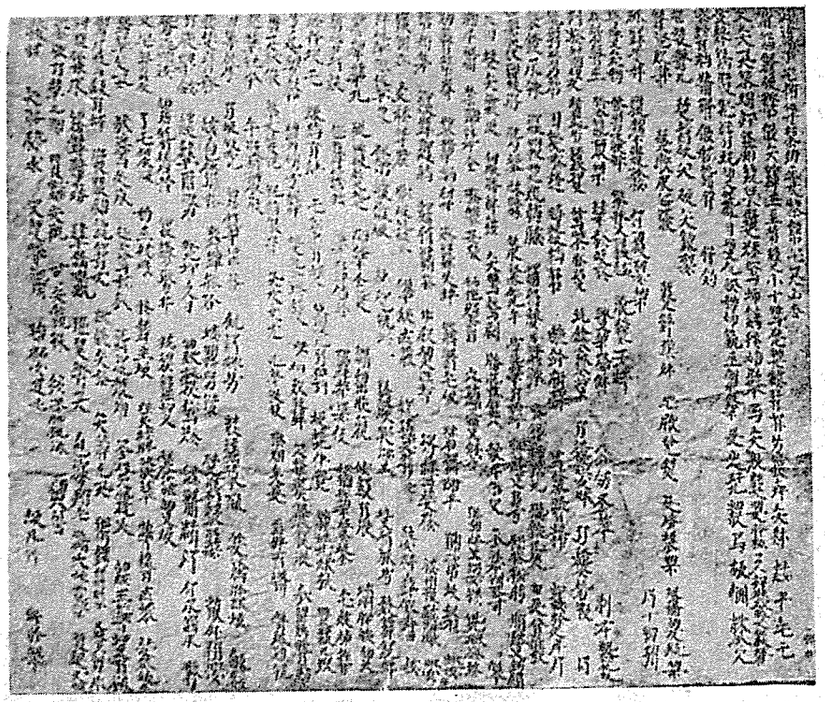


238　河南营子出土契丹大字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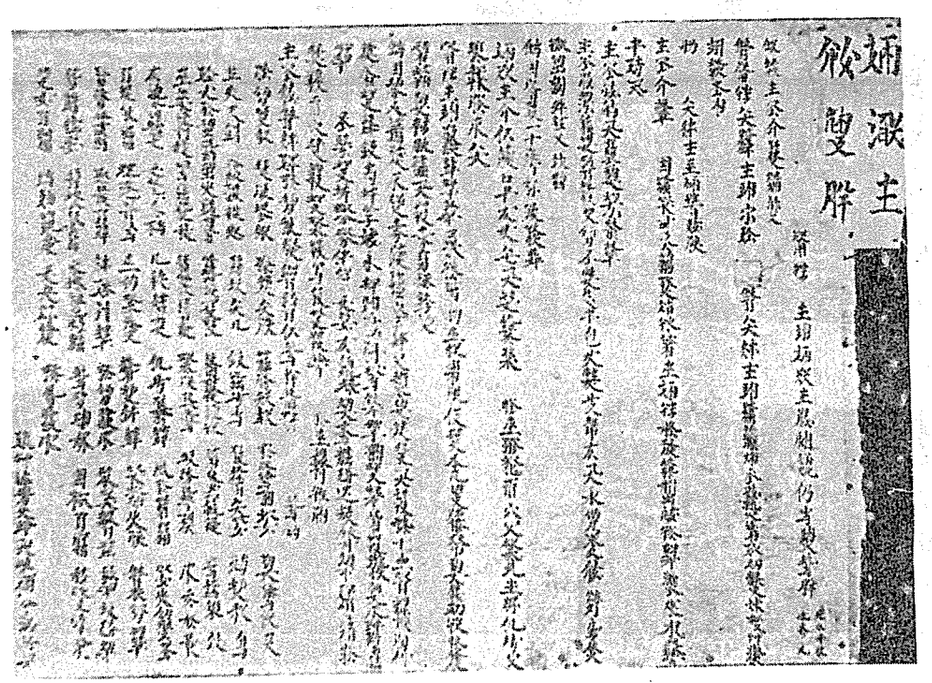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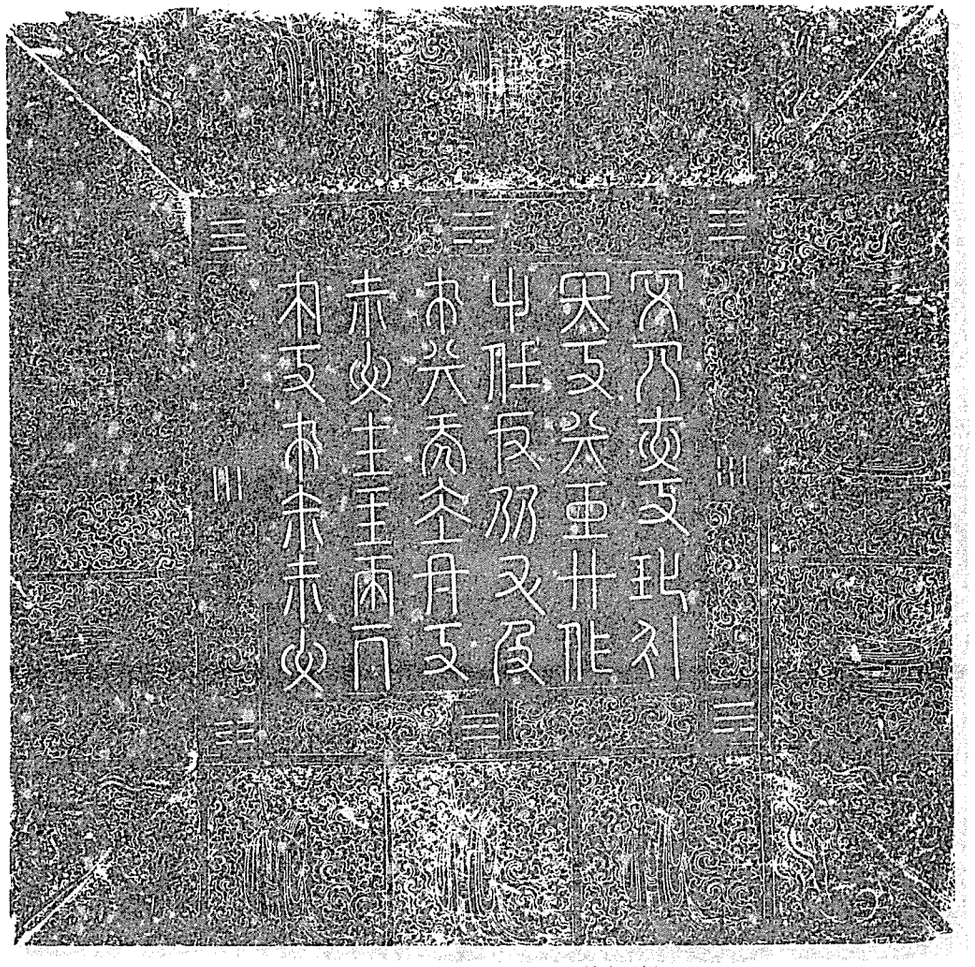
239　耿杖子石棺（上图为石棺照片，下图为棺背面所刻契丹大字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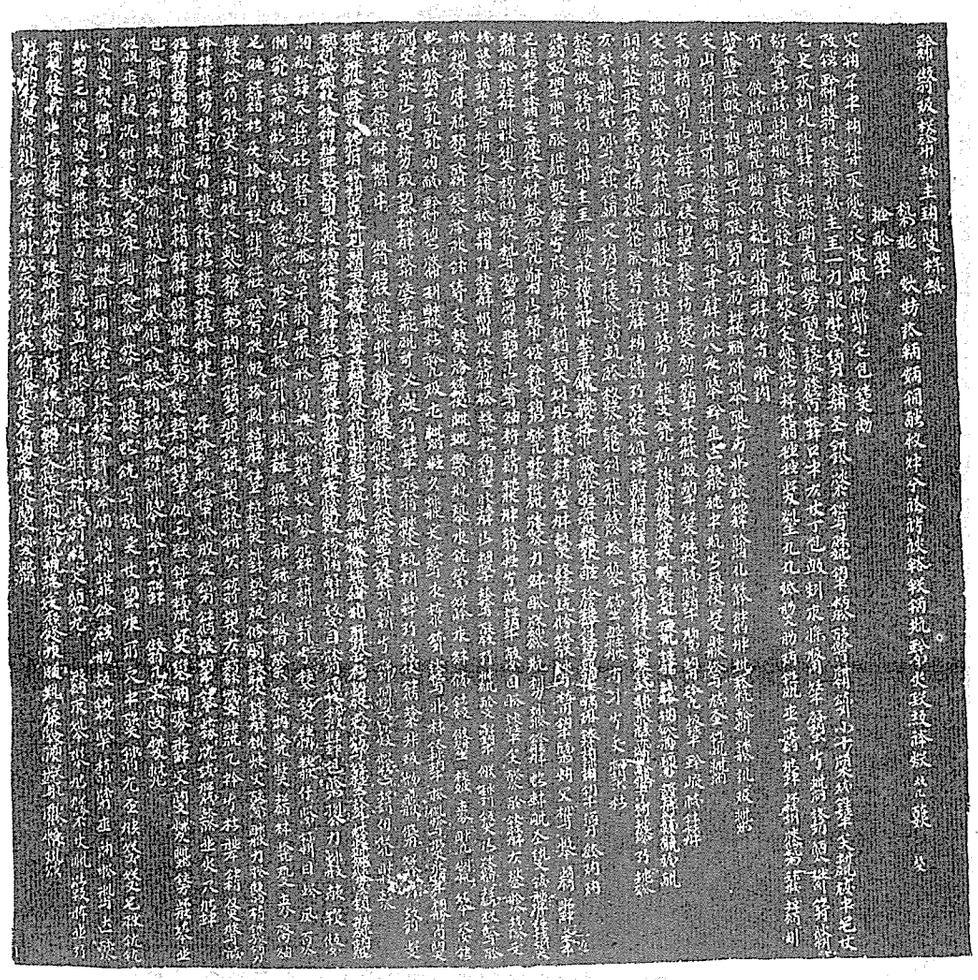
240　兴宗皇帝哀册（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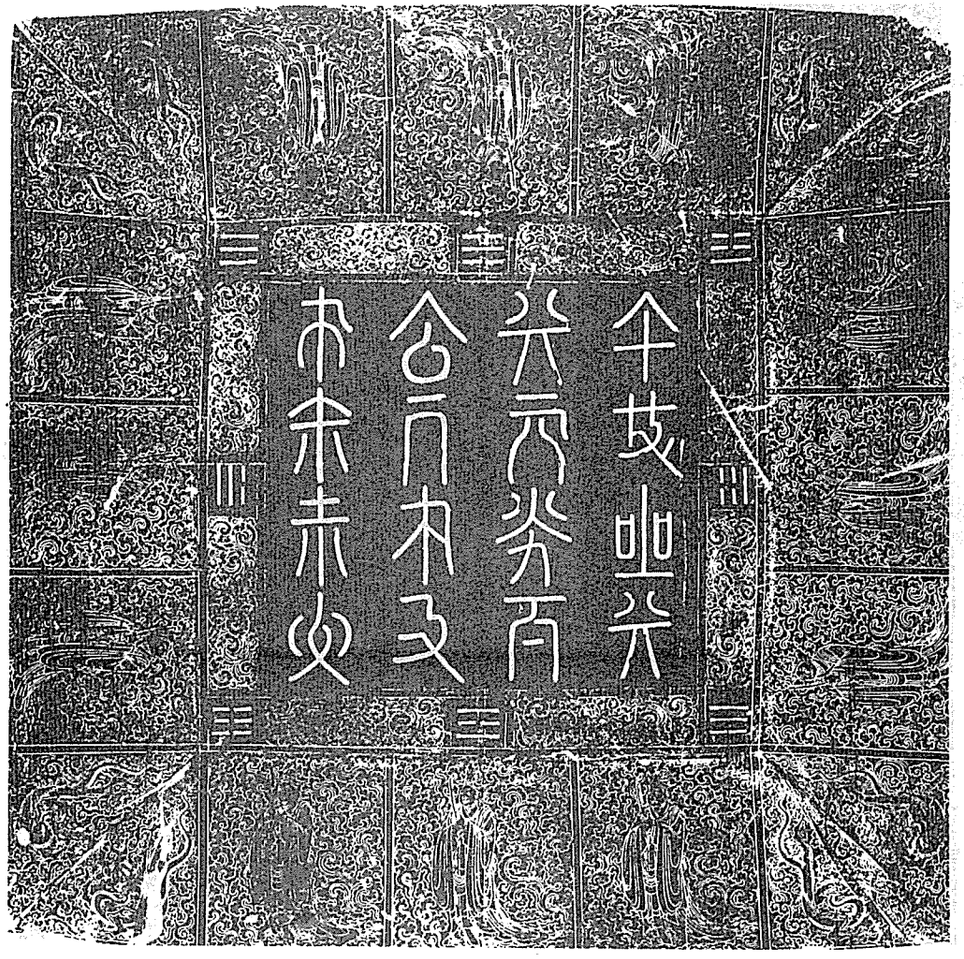
241　仁懿皇后哀册（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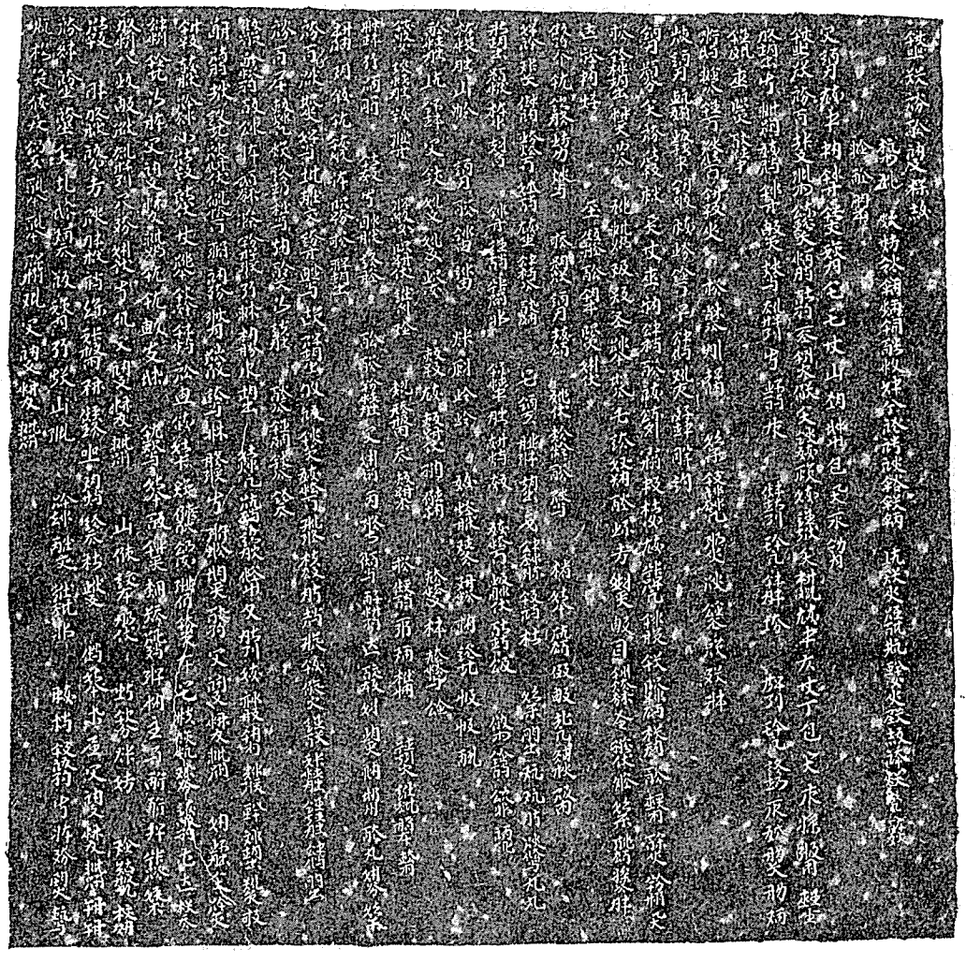
242　道宗皇帝哀册（册盖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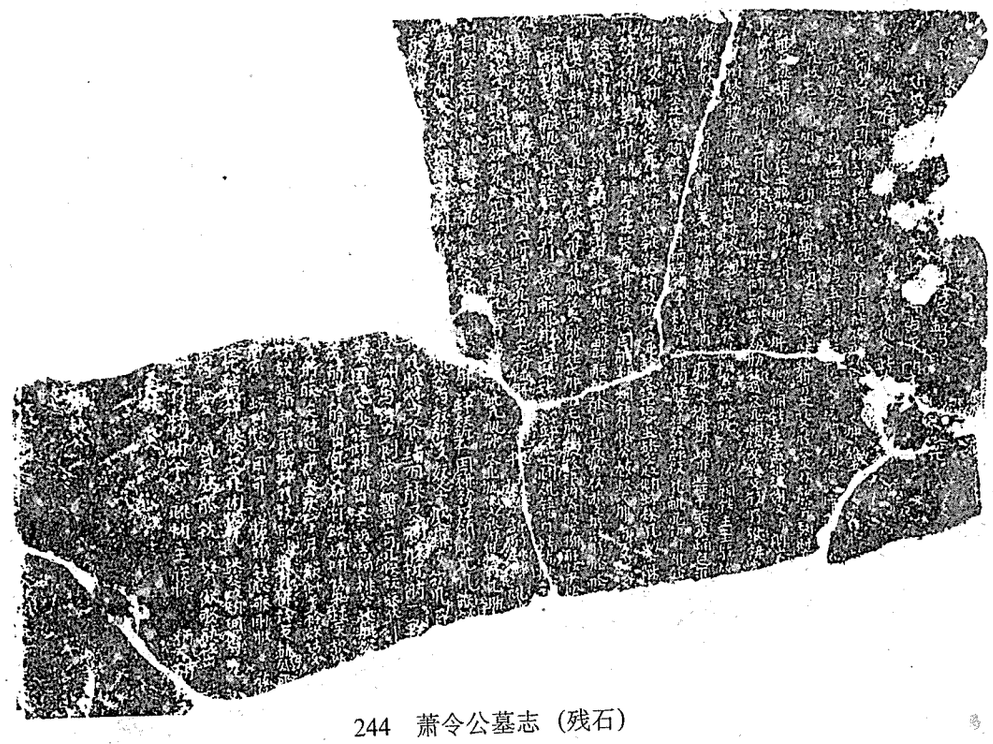
242　道宗皇帝哀册（册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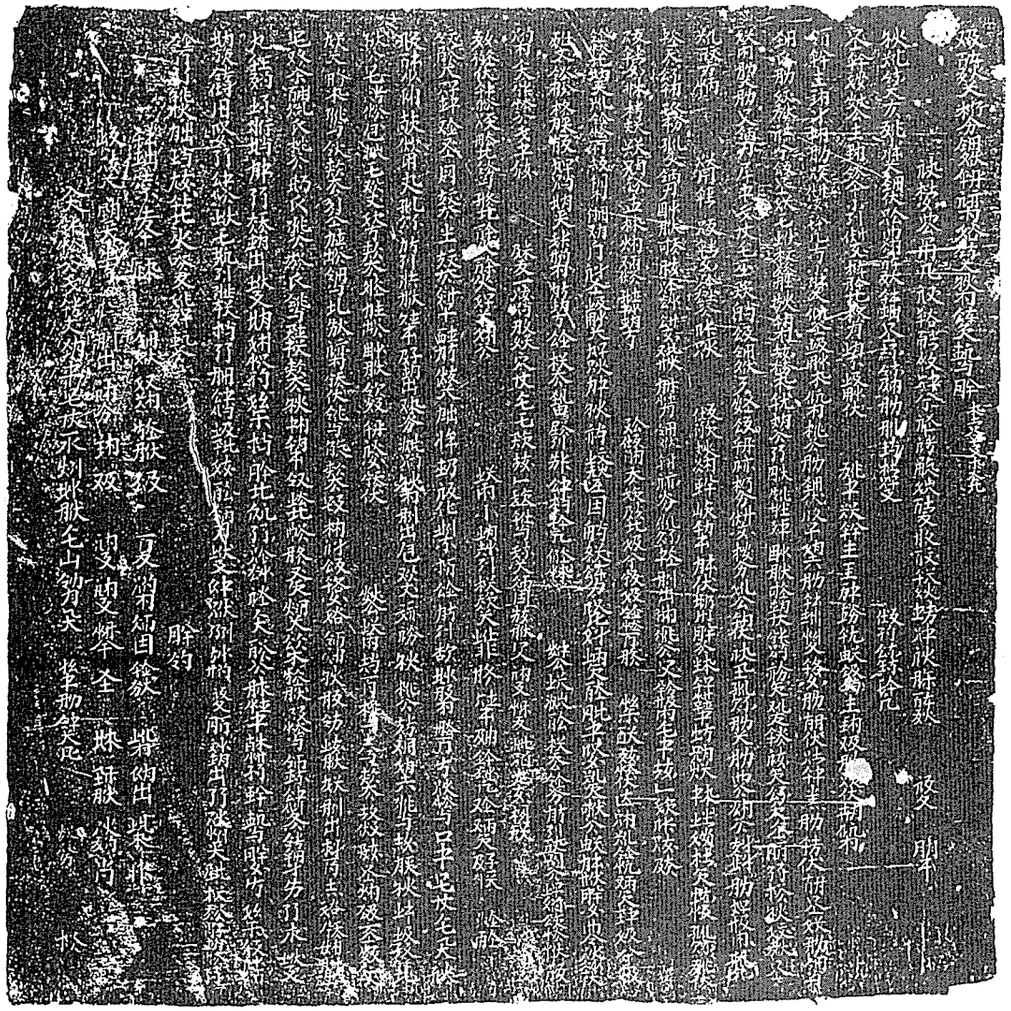
243　宣懿皇后哀册（册盖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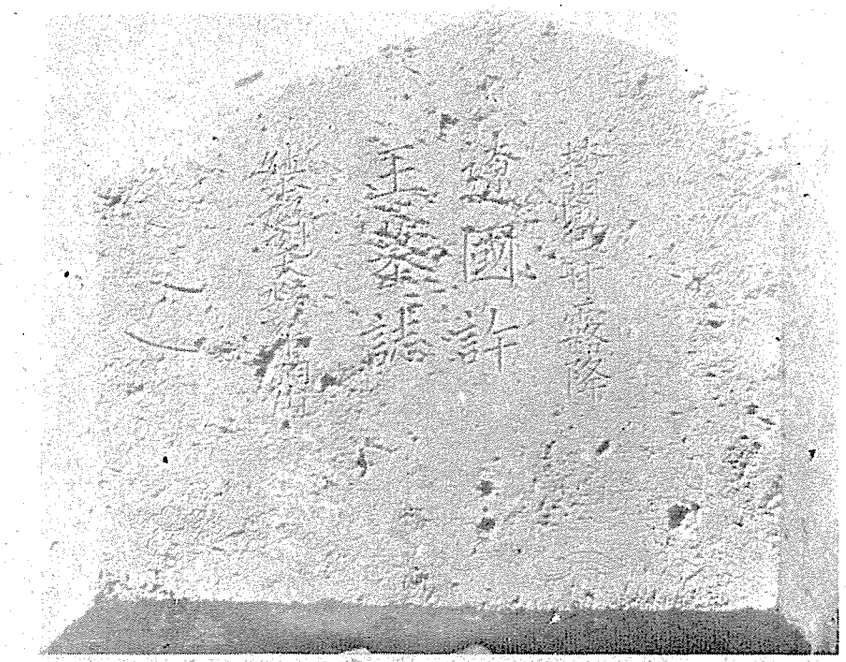
243　宣懿皇后哀册（册文拓片）



244　萧令公墓志（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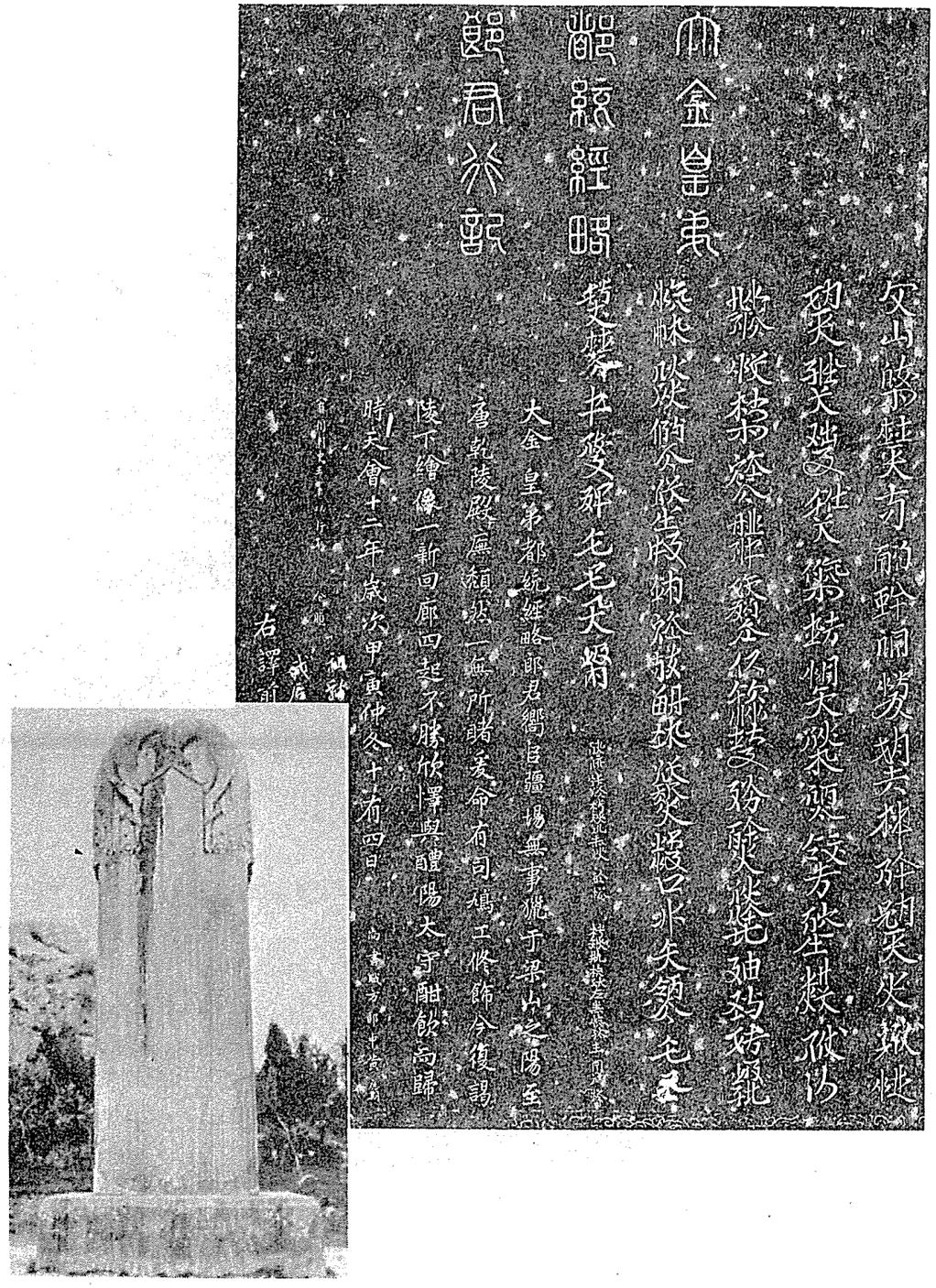


245　故耶律氏铭石（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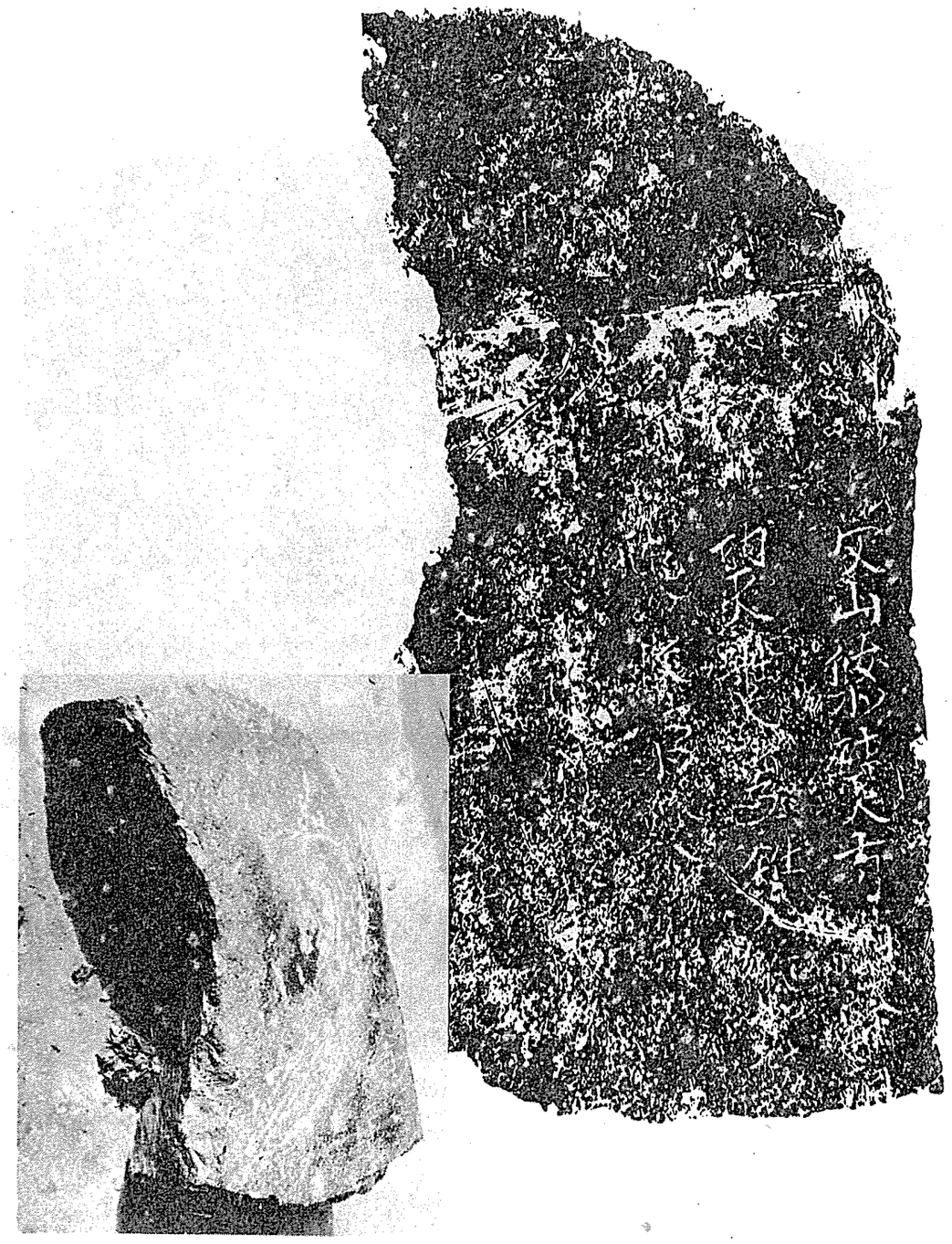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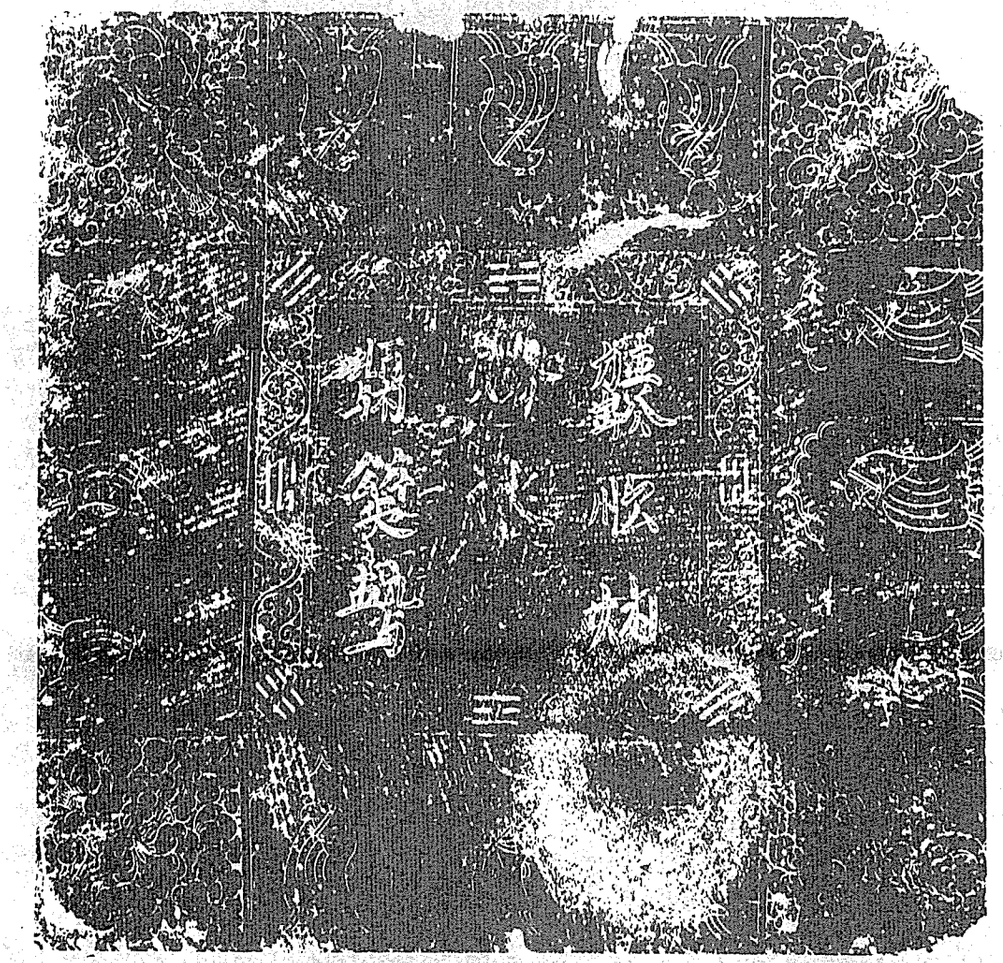
246　许王墓志（上图为志盖照片，左部刻一行契丹小字，
下图为志石正面和左、右两侧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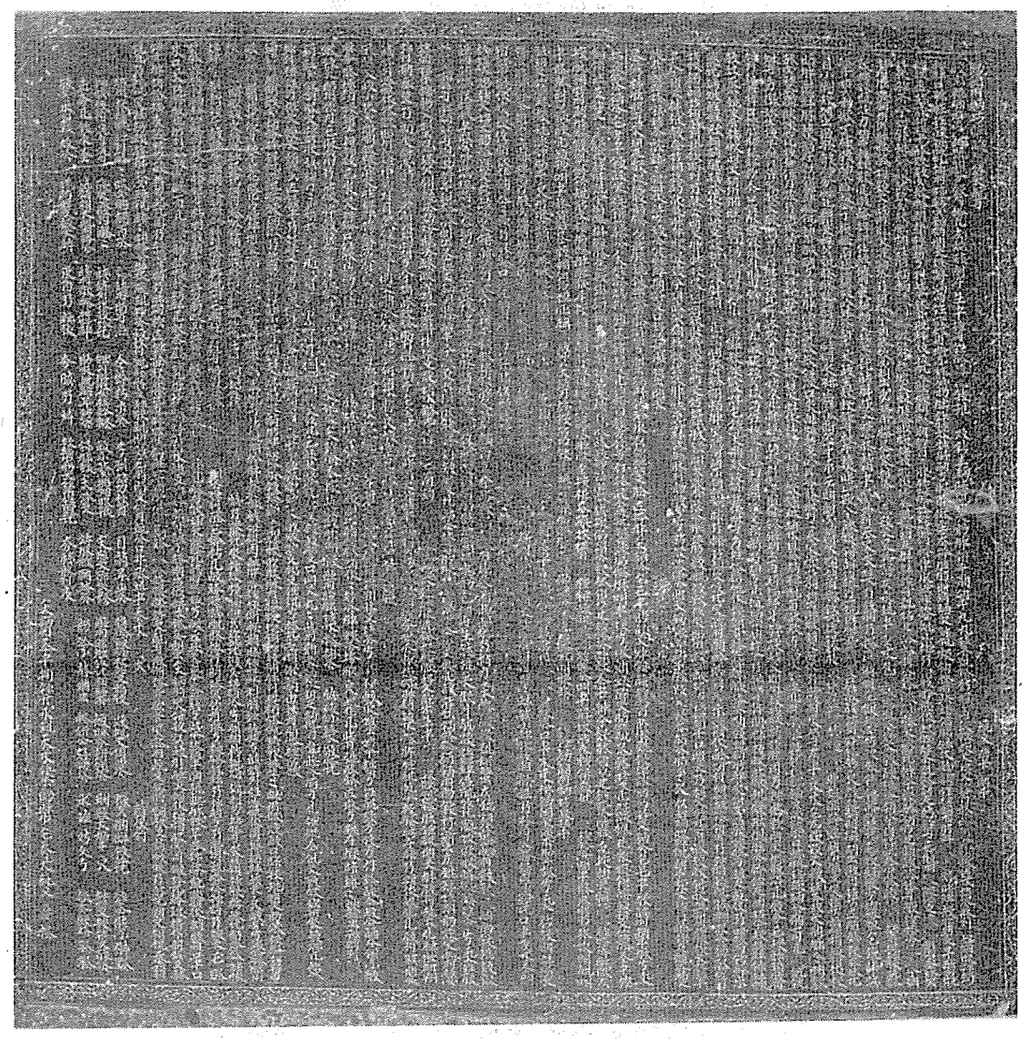
247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右上图为碑文拓片，右下部为契丹小字；左下图为唐乾陵无字碑，字刻于碑的上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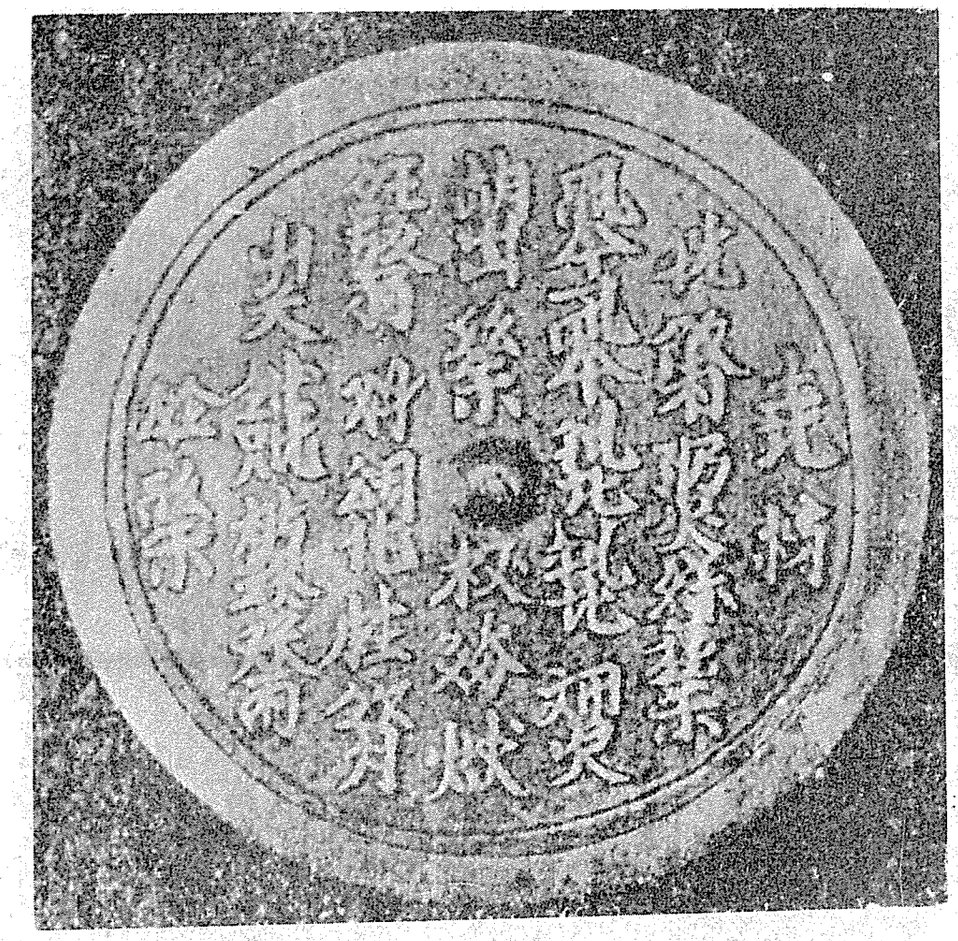
248　郎君行记残石



249　蕭仲恭墓志（志盖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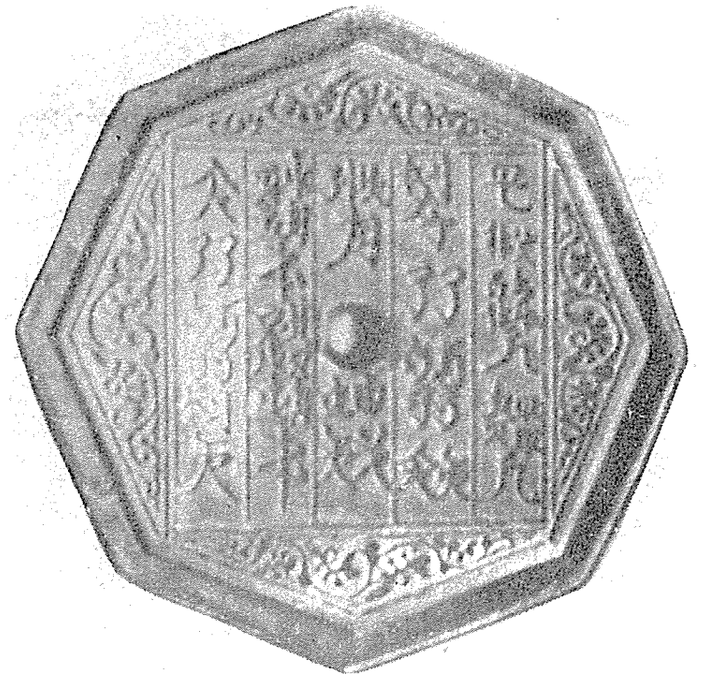
249　蕭仲恭墓志（志文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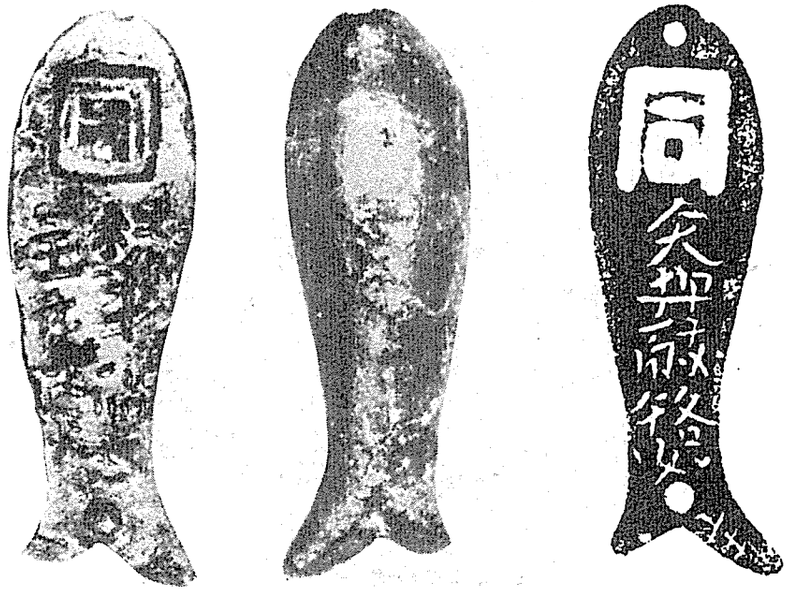
250　开城出土圓镜



251　宝坻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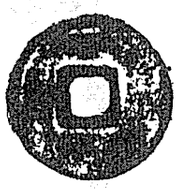


252　完颜通铜镜



253　鱼符（二种）





254　寿昌钱（原大）



255　玉盏刻文（拓片）

女　真　字

于　宝　林

女真字是为记录女真语而创造的。女真语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

女真族历史源远流长。先秦时即以肃慎为族名见诸史册，东汉三国时称挹娄，南北朝时号勿吉，隋唐时谓靺鞨，五代以后始称女真。

女真族原无文字。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曾借契丹字传递音讯。金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完颜阿骨打令丞相完颜希尹等人创制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天辅三年（1119 年）八月，字书成，太祖大悦，命颁行之。”（《金史》卷七十三）

女真字依仿契丹字先后创制了两种。据《金史》记载：“熙宗亦制女真字，与希尹所制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谓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谓之小字。”天眷元年（1138 年）正月“颁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 年）“五月戊午，初用御制小字。”史籍虽然明载女真字有大字、小字两种，但传世的女真字资料却只有一种类型。因无法进行比较，尚难断定其为大字还是小字，现在笼统称为女真字。

女真字呈方块形，笔画最多为十画。每字大都为单音节，也有部分表意字为双音节。三、四音节的字罕见，四音节字只有一例。因女真语词多数是多音节，因而一个单词往往需两、三个字拼成。

女真字制成后与汉字、契丹字并行于金朝境内。到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诏罢契丹字”（《金史》卷九）以后只准用女真字和汉字。金代统治者很重视推行女真字，国内设立了很多学习女真字的学校，还专立“女真进士科”选拔官吏。据记载，当时用女真字翻译过不少汉文典籍，如《论语》、《史记》、《贞观政要》等。女真字至明朝前期已无人可识，渐成为死文字。用女真字书写和翻译的书籍多已失传，今天所能见到的女真字资料甚少。明永乐年间编纂的《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译语（一般称《女真译语》）是一部对照字典性质的书，可作为今天认读女真字的一把钥匙。传世的女真字金石资料有《海龙摩崖》、《大金得胜陀颂碑》、《昭勇大将军墓碑》、《奥屯良弼饯饮碑》（又称《泰和题名残石》）、《北青摩崖》、《女真进士题名碑》（又称《宴台碑》）、《庆源碑》、《奥屯良弼诗碑》、《永宁寺碑》和一些符牌、铜镜、印章边款铭文等。1968 年 2 月 6 日，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在翻阅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西夏文文献时，发现了两张写有女真字的纸（为一页的两段），其中一张背面用汉字注明抄写的时间：“大定七年七月十六日”。1973 年 3 月陕西文管会修整西安碑林石台孝经时，在卯眼里发现女真字的手抄残页，整理后得十一纸。此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附近的万部华严经塔内壁、科尔沁右翼前旗和中旗境内石崖上也都发现了女真字的墨书题记。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和方于鲁《方氏墨谱》均录有意为“明王慎德，四海咸宾”的几个女真字。日本古籍《吾妻镜》载一“银筒”，上面也刻有女真字，与“国